

# 歌册：语言文化的沉淀

——以民国本《古板苏六娘全歌》方言词义位比较为例

欧俊勇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揭阳·522000)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歌册这种文学体裁随着流行文学文化兴起一度受到冷落，其中蕴含的语言文化甚少人问津。本文以现今在粤东地区仍旧兴盛的潮州歌册为例，对其中保留完整影响较大的民国本《古板苏六娘全歌》一文进行分析，以词义入手，一方面对比当代潮汕方言，一方面比较现代普通话，探讨潮汕方言词的义位在几百年间的继承与发展变化的情况，同时展现歌册这种民间文学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古板苏六娘全歌》；方言词；义位；差异

**中图分类号：**I23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1)05-0060-04

潮州歌册是盛行于潮汕民间的说唱文艺，歌册和歌谣是潮州戏的民俗渊源，虽然至今无法追溯歌册切确的起源，然而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说唱文学，歌册中必然保留了大量方言口语，潮州歌册是潮汕方言的写本，这对后人探讨古代潮汕方言的面貌，窥探潮汕方言发展演变轨迹，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献。

迄今所见传世最早的刊本为明代嘉靖四十五年的《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句栏荔镜记戏文全集》，文中就附有《苏六娘》戏文<sup>[1]</sup>；而《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和《明清闽南戏曲四种》<sup>[2]</sup>中也包括了《苏六娘》的戏文，可见《苏六娘》历史地位之重。潮州歌册刊刻业在清代至民国期间就十分兴盛，当时是以木刻本为主。本文选用的歌册是由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版的版本，为民国期间的古板木刻本<sup>[3]</sup>。该歌册的正文共有三部分，从情节上看，与明本潮州戏文《苏六娘》较为接近。歌册中的词汇与现代潮汕方言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不少词用的是潮汕方言特有的方言词，例如，“女人”称为“姿娘”，“我们”为“阮”，指事代词“这、哪”用“只、值”，“屋子”为“厝”，“东西”为“物件”，“地上”为“塗下”，“说”为“咀”，“给”为“乞”，“干什么”为“做年”等。

本文主要通过歌册中提供词汇资料，结合现代潮汕方言的情况，在以历时为轴的基础上与普通话作比较，探讨潮汕方言词自身义位演变，同时展示这一方言的特点。

## 一、词义位的增减

### (一) 词义位的增加

这类词的特征是都具有与普通话相同的义位，此外还包括普通话所不具有的一些义位。

在卷一开头，“公婆惜孙如惜金”中的两个“惜”，释义为“爱惜”。在普通话中“爱惜”的对象一般指物，如同“惜金”的用法，很少用来指人，但在成语中有“惜香怜玉”一词，这个成语中的“惜”指的是对女子的爱护疼爱。而歌册中的“惜”所陈述对象的范围就比较广，可以是平辈也可以是晚辈，“惜孙”中的“孙”指的是外甥女。此外，“惜”的对象并不分男女，如卷一中：“君今惜娘娘惜君”，现代潮汕方言也基本与歌册相同。由此可见“惜”所指对象范围扩大，义位与普通话相比明显增加。

“饲孙障大归本乡”中的“饲”也属于词义位的扩大。“饲”一般用作“喂养”解释，在普通话中主要指对家畜家禽的喂养，对象通常是指动物，但从歌册这句唱词中可以看出，包括现代潮汕方言的“饲”的对象还连人也包括在内，陈述对象的范围扩大了。

在南方许多方言中“吃”多用古语词“食”，但由古自今潮汕方言“食”这个词所陈述的对象也比许多方言的范围都较广，歌册也反映出这点。卷一中出现“杯酒不食住手捧”，喝酒在歌册中用“食酒”，“食”的对象不仅包括固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欧俊勇（1981—），男，广东揭阳人，硕士，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

体事物，连汤、茶、酒等液状物也可用。

在卷一中还有一句“六娘光彩受孤单”，“光彩”一词在歌册中也是颇有特色的方言词。“光彩”在现代揭阳话中还可以人长得漂亮端正，跟歌册中出现的含义是一致的。“光彩”一词相当于潮汕方言另一个方言词“派”，表示帅，有派头，如“你件衫派死”（你的衣服真漂亮），这个义位是普通话所不具有的。

在卷三中还出现了“硬性”这个词：“继春何必向硬性”，这句歌词中的硬性指的是人物性格脾气倔强不易屈服，现代潮汕方言也仍有这种用法。而硬性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一般仅仅表示事物不能通融不能改变的性状，很少指人物的脾性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硬性”这个词又比普通话多了一层词义。

以上几个例子中的词，现代的潮汕方言与歌册时的潮汕方言是一致的，都是常用的口语词，与普通话相比，义位都有所增加。

## （二）义位的减少

歌册中也有一些词，与普通话相比较词的义位减少了，这些例子不多，在第三卷中，“大家欢喜侍（持）新人，新人到家人称赞”，“新人”在这里指的是苏六娘，在现代潮汕方言中，新郎一般说成“新人哥”，而不称“新人”；新娘则说成“新人团”或“新人”。而普通话中，“新人”既可以指新郎或新娘各一方，也可以同时指新娘和新郎两人。由此比较，潮汕方言的“新人”的义位比普通话的要来得窄一些，单单指新娘，潮汕方言中常说的“看新人，掣新人”都只是指新娘一方。

上述词的义位的增减情况，词的中心义素与普通话相比一般不发生变化，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这些词的限定义素的变化，当限定义素缩小，词的义位就增大，限定义素扩大，义位就减少。这是词义变化的内部关系，外化时就表现为词义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 二、义位的替换

所谓词义位的替换，一般指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义位，而原有的义位不再保留下来。在这里，我们从宽式的概念来理解，替换的义位并不一定是彻底消失，只是使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仅仅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里使用。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对歌册中归纳出这类词进行分析。

卷一中：“畏死不是好男儿，掠去亦是见官府”中的“掠”一词在普通话中表示“夺取、抢夺”，一般带有贬义，但在歌册中“掠去”表示“捉，捕”，不带感情色彩，现代潮汕方言也仍这么用。潮汕方言的“掠”除了在及个别的成语（如烧杀抢掠）中出现（这些成语一般是受普通话的影响），一般没有表示夺取抢夺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掠”这个词属于词汇义位的替换。

歌册中“较量”一词经常出现，例如卷一的“叫出桃

花来较量”、“桃花近前来较量”、“缘何心中无较量”。

“较量”一词在这几句中都表示“商量”，并没有普通话的计较或比本领比实力的义位，潮汕方言表示计较的词就用“计较”，而表示比试一般用“比”或“匹”，“较量”一词并无这两种含义。而“较量”表示“商量”，在现代潮汕方言中还可可见，当然，更多情况下会说成“告量”。可见，“较量”在歌册和现代潮汕方言中都属于义位的替换。

此外，有些词在歌册中意义不仅与普通话有别，在现代潮汕方言中也不太常见。

如卷一中：“尔心若是有主裁，可来计较咀吾知”中，“计较”是商量的意思。“计较”一词释为计议商量，其实在古代汉语中就有，如《三国志·吴志·孙坚传》：“坚夜驰见术，画地计较。”现代潮汕方言一般不把计较释为商量。

在歌册第一卷末有一句歌词：“死乞世上人规看，正知六娘有心情”，“有心情”在这里并不是普通话中表示有心思有工夫的意思，而是表示有情有义，真心实意的意思，“心情”指的是情义。这种用法在现代潮汕方言中也是不多见的，现代潮汕方言表示这个义位时和普通话一样直接用“情义”。由此可见，“心情”在词汇发展过程中，义位逐渐向普通话靠拢，而原有的义位已被其它词所代替。

再看“明白”这个词。卷三中有歌词：“六娘落床来梳妆，梳妆明白写书信”。“明白”在这做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束完成，相当于“完毕、完了”。在普通话中，明白是表示清楚明确，现代潮汕方言中，书面语还用这个义位，口语中一般用“晓”或单字“明”。而现代潮汕方言也很少出现“明白”表示动作完成的含义。

## 三、词的色彩风格变化

### （一）色彩差异

这里的色彩风格主要是指词的褒贬意义和语体风格意义，是相对词的理性意义而言的感性意义。这些感性意义是附着在词语的理性意义上，并不能改变词语本身的本质意义，但它能够显示词语意义的细微差别。

歌册中与普通话相比较，色彩意义上的区别的词并不多，最突出的是“落场”这个词。潮汕方言把动词“下”说成“落”，故“落场”实为“下场”。歌册中有唱：“尝掷荔枝做古记，后来姻缘得落场”，“落场”在潮汕方言中属于褒义词，表示好结局。但在普通话中，“下场”一词多指不好的结局，是一个贬义词。

此外，“慌忙咀乞秀才知”一句中的“慌忙”是指“马上、立即”的意思，并不带鲜明的感情色彩意义，属于中性词。卷二有一句“二人辞别抽身返，（六娘）慌忙举步上楼移”。而普通话中，“慌忙”指做事急忙慌张、不从容、不稳重，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可见“慌张”这个词在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中虽然都含有“迅速、马上”之意，但存在中

性、贬义之别。

## (二) 风格差异

潮汕方言保留古语词的情况比较多,这在歌册中同样有所反映。这些古语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一般做书面语,但在潮汕方言中仍以口语常用词为主。

卷一中“暂且言语骗伊人”,“伊人”在古代就可以表示“这些人,这个人”,如陆机的《豪士赋序》:“借使伊人,颇览天道”,歌册中这句唱词中的“伊人”也表示“这些人”,与古语同。又有“就问阿婆个因依”,“因依”表示原因。在苏轼《辨题诗笥子》中有:“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陈述”,“因依”一词就解释为原因缘由。还有“双目切痛无目(泪)痕”,“切”表示十分,深切之义。在嵇康诗《与阮德如》中有诗句:“念衰还旧庐,感切伤心声”,同样是这个含义。

卷二中“保佑吾君寿元长”,“寿元”即寿命。吴昌龄的《东坡梦》四折中:“艺龙涎一炷透穹苍,祝吾王寿元无量”,就是用此词。再看“是阮二人累尔来”,“累”表示“烦劳,托付”之义。在《战国策·齐策三》中:“小国英杰之士,皆以国事累君”,“累”表示“托付”之义,也是古汉语中的用法。

而歌册中否定副词更能反映出存古的特征:

免:卷三中“免我终日来想伊”,表示免得,不用。

无:卷一中“无计共伊得(得)落场”,表示没有。

未:卷三中“怨乜头毛发未齐”,表示没有,未曾。

“免、无、未”等几个否定副词都属于古语词,在文言文中是常用的,相当于与普通话口语中常用的“不”“没(有)”,这类词与普通话相比较属于书面语和口语的风格差异。

至于歌册中一些家喻户晓的古词用法,如“行入花阴心带疑”,把“走”称为“行”;“暗流目汁在心中”,把“眼”说成“目”;“旧时刈股心不京(惊)”,把“大腿”说成“股”,等等,不仅在歌册中频繁出现,在现代潮汕方言中也是常用之极,这里就不详加论述。

## 四、词的词素选择差异

歌册中有几个词,从构词上看,采用的词素与普通话有所差异,但由这些词素组合而成的词,词义与普通话是一致的,这里可以反映出潮汕方言与普通话对词素选择上的差异。在歌册中,我们找到三个这样的例子。

卷一中“并无借问共(合)探看(睇)”,“探看(睇)”就是普通话中的“探听”一词,普通话强调的是“听”明白,而潮汕方言强调的是“看”清楚,现代潮汕方言用法同歌册。普通话与潮汕方言,一个从听觉上描写,一个从视觉上描写,两者的侧重点不同。

“六娘刈股当时眩”,“眩”一词表示头晕,这与现代潮汕方言是一致的。现代潮汕方言把“头晕”说成“头

眩”,但“眩”在普通话中表示的是目眩。当然通常情况下,头晕和目眩大多是相伴的,因此有成语“头晕眼花”,但从“眩”的用法上,可以看出普通话与潮汕方言强调的对象有所差异,一个是感觉,一个是视觉。

“汗巾持来共娘缚(敷),勿得风吹害娘身”中,“汗巾”一词实为毛巾,“汗巾”一词在现代潮汕方言中也比较少见,而一般用“面布”,从歌册“汗巾”一词可以看出当时“毛巾”一词在潮汕方言中侧重于从功能造词,不同于现代潮汕方言从毛巾的使用范围造出的“面布”,也不同于普通话从毛巾的制造材料出发造词。

## 五、词的文白异读与词义差异

潮汕方言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白异读比较成体系,这种文白异读不仅仅只是语音上的差异,对词汇也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会造成词的义位的差异。通过谙熟本歌册的潮州人的念读,我们在歌册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例如“亲情”这个词在普通话中表示亲人的情义,而在歌册和现代粤东闽语中,当“情”文读[tshɛŋ<sup>55</sup>]时,“亲情”就表示亲人的情义,但如果“情”白读成[tsiã<sup>55</sup>]时,在歌册中则有两个义位,一个表示亲事,如歌册卷一:“六娘亲情以(已)配对”;另一个表示亲戚,如卷二中:“欲去吕浦探亲情”。

再看“思想”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思想作名词时表示思维活动的结果或指念头、想法,作动词时义为“思量”。“想”文读音[siaŋ<sup>53</sup>],白读音[sĩõ<sup>35</sup>]。歌册中的“思想”多为动词,做动词时“想”读为白读音,如“六娘自回到家门,百般思想心头酸”,“思想起来刈人肠”,“思想”的词义与普通话不同,表示思念、想念。

潮汕方言由于文读和白读两个系统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词义,是汉语方言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而文白异读造成的词意义上的差异很多时候是一种存古的情况。上述的例子中,“亲情”释为亲戚或亲事,古代就有这种说法,如丽道元《水经注·渐江水》:“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中“亲情”释为亲戚;《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至于婚姻大事,儿女亲情,有贪得富的,便是王公贵族,自甘与团头作对”中“亲情”释为婚嫁之事。同样,“思想”释为怀念想念也是古语词,如三国魏·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足下去后,甚相思想”。潮汕方言的文白读两个系统,在一般情况下,白读音保留了较古的读音,文读音多是受官话影响,读音接近官话。词的文白异读正好与语音文白读的系统对应,可见语音词汇发展具有对应性和同向性。深入研究潮汕方言文白异读,可能可以更进一步找出潮汕方言语音词汇上的特征以及词义演变的过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作为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之一的词汇,往往比较容易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上文从歌册中方言词义位增减、替

换、色彩风格变化、词素选择差异以及由文白异读构成的词义差异五方面，对《苏六娘》一文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以一个历时的空间展示了潮汕方言在这数百年前后的演变情况，这对于研究潮汕方言的现貌具以及探讨潮汕方言演变到今天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意义。同时，潮州歌册这种地方民间文学也是潮汕方言区社会生活文化的一个反映，它包涵了丰富生动的方言历史材料，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粤东潮汕文化的一部分。希望各界

学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财产予以重视。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 [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 32.
- [2] 孙寒冰. 榕城镇志·文化志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502.
- [3] 吴奎信. 潮州歌册 [M]. 花城出版社, 1990: 40.

## Song Volumes as Rich Herita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alyzing the Dialect Phrases in the Complete Song of Staid Su the Six Aunt

Ou Junyong

**Abstract:** Song volumes as a kind of folk literature were once ignored completely due to the rising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the extent that few people asked about their valu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 song volumes now still well known in the eastern areas of Guangdong. Specifically, we attempt an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Song of Staid Su the Sixth Aunt*,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ROC times and is still pretty influential. In terms of its word meanings, we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ozhou-Shantou dialects as well as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We further consider how Chao-Shan dialectal words and phrases ar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over hundreds of years, so as to reveal the literary worth of song volumes as folk literature.

**Key words:** *Complete Song of Staid Su the Six Aunt*; dialectal phrase; content morpheme; difference

(上接第 59 页)

## The Change of Love Metaphors in Love Poetry

Gao Yuan

**Abstract:** Love is a very important human cognitive experience. In love poetry, a large number of love metaphors have been applied to figuratively express this abstract human emotion. In this article we adop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discuss the love metaphors in love poems of different age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love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ve view, social realit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use.

**Key words:** love poetry; love metaphor;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